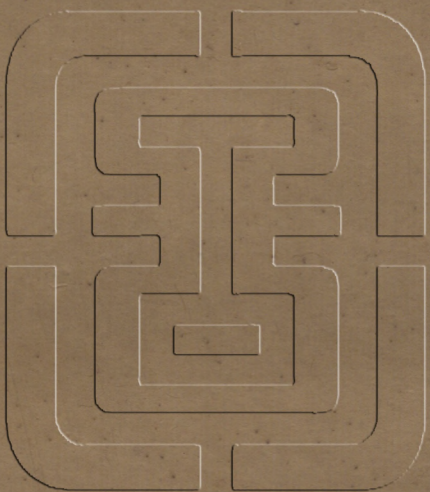




977



樂城集

一三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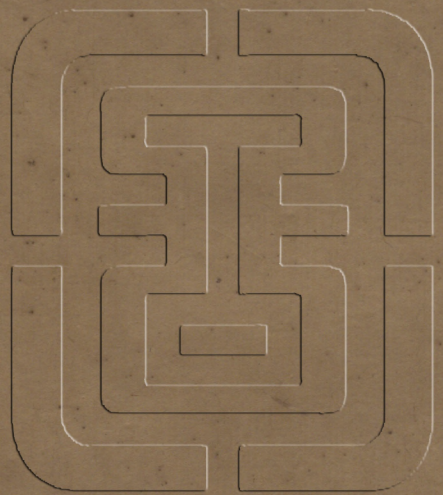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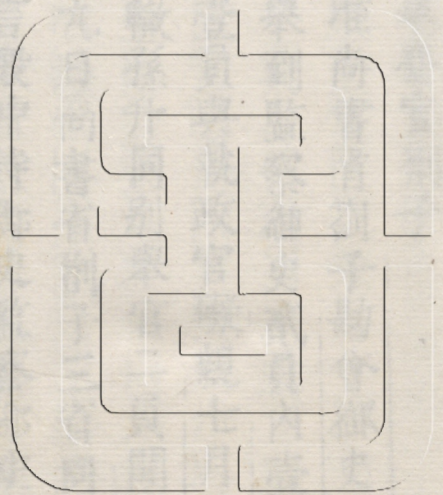
Black

續藏書卷第四十二

御定中法論特異圖下

圖說

右世等近准  
 史孫升同案  
 判不應條  
 聖旨令蘇  
 三年六月  
 諫左右正  
 州資序實  
 以上八  
 等竊見  
 後末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會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被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

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並非實歷  
過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  
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  
拘苛去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  
官並飭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臣  
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  
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  
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戶部侍

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  
擇熙河師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  
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  
為憂旋聞質孤勝如一寨近日以為夏人出兵平蕩  
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見  
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  
絕口而夏國人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  
昔嘗與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羅兀水樂等城  
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  
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

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  
驗然臣竊語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  
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  
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背誓其所故也邊計  
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  
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  
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木足觀其輕敵無  
謀貪功晞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  
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骨所  
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

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  
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  
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  
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  
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  
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  
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  
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  
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

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怪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接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切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遺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言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

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待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得支雇役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爲顧如此之類條自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侮幸國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推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



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  
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  
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  
聽伏竢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sub>在熙河章三上矣</sub>而朝廷  
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  
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  
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  
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

三千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  
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哩之後欲以仁覆天  
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  
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  
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  
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  
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  
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  
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  
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在直

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閔陝兵禍漸不可  
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  
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徇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  
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  
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  
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屬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  
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  
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  
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干  
瀆天聽甘竢斧鉞取進止

###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  
來都省吏額旁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  
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  
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旣  
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  
事實爲深弊臣旣詳定卽依先降指揮取逐  
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  
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

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  
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  
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  
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  
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  
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  
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  
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  
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叅定吏額本欲稱事  
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即

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縱人額實有可  
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  
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  
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  
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  
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  
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旁違廢上  
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  
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求壽等得騁其私意  
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上名於

他司侍即左選為下名樂殺在吏額房故為

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

曹跡大里寺撥任未壽親情信中心任情紛亂

弊弊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

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眾口怨謗感傷

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

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伴聖旨將所損人

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數且依舊安

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

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

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久

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

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眾官商量以謂若將

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額則其請

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遂司

數種體例併為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

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

私則不免爭訴俱為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

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  
 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  
 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  
 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  
 見理年選吏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  
 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  
 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  
 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  
 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  
 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

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  
 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  
 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為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  
 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  
 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  
 案輸之有司臣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佗司  
 凡有所損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  
 之所禁也燕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

欽定四庫全書  
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為難守今  
棄易即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  
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  
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全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  
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  
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  
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  
至日没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

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  
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  
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  
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  
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  
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為朝廷降授而設

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

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然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又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銜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

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  
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又近所任閑劇衆口  
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  
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二人  
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  
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  
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掣見今堂除人輪環  
克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之  
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  
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

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  
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諝  
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  
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  
未矚再三煩瀆罪合方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  
夏人猖蹶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  
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  
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



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糴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未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

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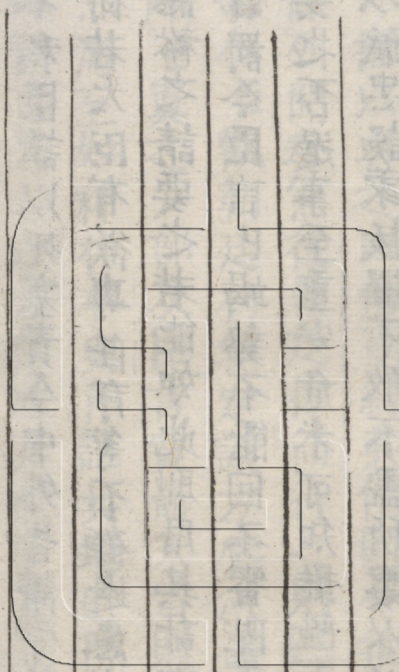
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逆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

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旣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

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佗路別擇名將謹  
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  
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  
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  
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  
帥臣實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  
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  
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  
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  
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徃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

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  
唐李德裕議討劉積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  
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  
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  
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  
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  
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推陛下留神而已臣  
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  
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樂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  
育种誼等違背天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  
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  
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  
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  
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  
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必

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取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帟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

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任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聚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

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新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皆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為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為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

田在圍中為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為奏復軍額反乞為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為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燕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

得姦便加以山溪重復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為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為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伏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為兵民所信外為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過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

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蔣竹本羈縻徽城州也訪聞昔雖置為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蔣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

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  
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  
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  
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  
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二路同之  
只如渠陽蔣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  
併力以攻蔣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  
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  
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  
常禮官參考古今與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  
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  
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  
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  
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  
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予四海其事甚  
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  
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  
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亡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  
滋長乙速選差請知用兵之人徃代其任尋又聞義  
問兵敗之後奏乞棄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為諂弱  
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  
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  
兼孫亦以此自任群議洵洵皆所不曉謹案孫劫竊  
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  
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  
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

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旅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  
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嚚知朝廷必不肯輕  
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旣用而後獻言  
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  
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  
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  
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  
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  
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諭令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井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

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

續城集 卷四十四  
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  
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  
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

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郎  
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  
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  
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

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

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

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

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  
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

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

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

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

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

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

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卽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顧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克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

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是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雀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埃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顧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顧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與法今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顧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顧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

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  
蓋尚賈小數不足為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  
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顧之心無由復得而  
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  
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  
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  
利民之舉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  
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  
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  
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收索之間必不

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  
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  
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賞其元祐四年八月  
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顧未足州郡所差  
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  
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  
定衙規比元豐年筵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  
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  
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  
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

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顧役衙前  
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  
支顧必不以減半爲利踴間不免差役之害  
不若以<sup>人</sup>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  
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  
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椿戶房置  
簿諸候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  
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椿錢物法條式施行歲

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初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

已得指揮令封椿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  
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顧食支  
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  
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  
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  
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  
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椿以充朝

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  
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  
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  
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  
必先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  
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  
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準備補助  
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可申上戶部  
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  
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顧役人利害以  
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顧役之利利在  
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顧為利實多然則祖宗  
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  
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  
後役法皆由上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  
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  
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

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外量留一分准

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  
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  
鄉差入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  
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  
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  
行下合于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  
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又無  
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

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顧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  
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下口進  
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  
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  
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薄別無增減  
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顧  
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  
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項下  
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顧此所謂



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  
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  
賄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  
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  
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  
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  
以優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  
鄉也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  
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準備一分外  
當盡用顧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

為民申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顧州役而不及  
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顧  
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  
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  
顧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  
及三番今除已顧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  
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  
易理合將助役錢為顧縣役令人戶空閑及  
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  
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番一分及顧

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顧止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攸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慶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湏及次等又不足則迪遷釐那遂全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

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欽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顧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顧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

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當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計顧即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為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湏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

選顧經官陳狀委但替名祇應其顧直錢物聽臣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顧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顧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顧人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顧募其人或所顧頑狡百端取其顧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顧人至於縣役必使

民間自顧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顧及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顧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度上言乞行比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

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卽不該支給顧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泰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筭

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半分處惟手分最為重役本郡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在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即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察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

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同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悻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更倖俸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為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

逐處申陳不一卽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詰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駁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戶部依折申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

係顧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顧不行今朝迂役法兼行差顧苟有錢可顧其義當先顧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顧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法均行顧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

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為手分亦將何為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仰而不用實為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顧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

支顧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苜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為非者至於改募役為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蕪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

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能或  
暗昧不燭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埃其同心事何由  
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熱議如有可  
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  
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  
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  
進取上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聖恩除  
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兵六員分領六  
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  
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恂幅以  
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  
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  
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



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又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寬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綠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今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

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祖宗舉臺官舊法又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



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北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軌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方一私覲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搔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

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水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之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晉李偉使特進姦謀以敢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

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汪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蒼橫堤平南望彌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且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

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文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

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  
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逐爲回奪大  
河之計凡備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  
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  
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  
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  
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備如故旣而給事中  
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備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  
月五日降聖旨李備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  
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備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

丞仍提舉東流會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  
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  
復行則備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  
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請法進擢此公  
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學備不去姦言時  
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  
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  
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  
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  
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備而輕犯此謗哉

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備若不黜公  
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備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  
官吏兵夫奴買捐芟開堀河槽修築馬頭鋸平  
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  
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備之流竄  
自有餘資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變寇賊殺  
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

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  
家所忘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頗錯至覆軍殺將而猶  
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衝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  
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平昧邊人肝腦塗地  
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畱在邊上一  
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  
任王齧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  
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  
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  
害生靈未有已也燕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

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  
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偕李浩從章惇目沅州入過界  
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  
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  
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  
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  
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畧行定討使  
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或訪聞湖南北士  
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問謀招誘  
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

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  
以遲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  
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  
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  
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  
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  
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  
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



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  
 躡等又張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  
 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  
 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眾簽書進擬而  
 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  
 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  
 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  
 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眾勞效而利  
 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  
 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眾人公議

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  
 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特舉  
 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  
 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  
 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龜虎外以威服夷  
 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  
 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  
 眾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功  
 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

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摘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

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失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畧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東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

不闕報國信司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

副妮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且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

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者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

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

細開各件

高麗使條約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妮順留

納以雜支錢結還價直係持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

即問元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

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

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

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

差到先責  
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

親事官十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

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

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

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

下節闕即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

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

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

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

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畱住月日

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取進止

樂成集

卷四十五

十三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  
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頴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  
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  
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  
吏耳無它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  
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  
歸不敢以其實聞比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  
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

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  
屬任議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  
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  
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頴知荆南頴  
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  
人始知朝廷欲以頴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聞  
而自用猥而失衆今頴猜愾闇復又甚於義問而朝  
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  
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  
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頴戶

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入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諫具臣昔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

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辭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入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陳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險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

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







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  
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  
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  
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  
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  
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  
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  
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  
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  
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  
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  
五年改法本意無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  
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  
度使克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  
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  
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  
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  
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牢成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之此法一行情

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踈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詳人人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向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  
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水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  
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水二年之  
間大氣如一若政非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  
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水之災書於春秋聖人  
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  
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  
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如釋之

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  
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  
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中央之急故周亡  
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水可謂常燠  
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  
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  
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具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  
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  
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  
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

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儻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旣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儻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儻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

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誥事呂  
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  
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  
任求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兼其  
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真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  
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  
昔在三司條例司誥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  
臣特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舉  
為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  
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  
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  
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洵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  
擢為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  
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也  
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  
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婿即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  
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驚請謁特從常調  
與之堂除以至除目很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  
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

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

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夫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

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錡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者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增數

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衰歛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天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



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  
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歛  
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  
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  
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  
若燕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  
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  
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  
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  
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

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吞歸  
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村之類  
亦如此矣燕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  
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  
何措置開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  
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  
酌後長施行取進上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

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  
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

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旬吳圍鼓鼓人哉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爲吳曰吾聞諸州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又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

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  
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  
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  
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  
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  
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  
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  
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  
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詎欲於見今  
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

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  
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  
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  
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番十里  
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旣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  
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  
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違  
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  
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  
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

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  
又未可必維復暫順要之又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  
不至然此亦旣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  
大臣徇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旣欲敢質孤勝如一帶良田  
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岷城照  
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  
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  
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  
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具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又曰利大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  
爲正犯此禁臣竊恠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  
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  
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  
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  
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  
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

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

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寡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高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者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筭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俟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

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問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本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知則所喪多矣

###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徃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

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文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

豪塞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處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

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比京宮闕所在兵民夥  
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  
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  
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闢  
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也遷流至館  
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  
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  
目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  
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  
今若徒武強縣聞近東舊河道具見圖引河稍東則深

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  
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失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  
先閉塞閔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  
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噎塞  
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  
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  
孫村直上北京發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  
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  
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蕪  
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  
十三  
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湏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君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

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大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



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  
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  
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  
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  
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  
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  
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當  
開其為不忠莫其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  
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  
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衆所憤歎臣

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  
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  
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  
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  
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  
州縣及北外監承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  
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表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  
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  
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責河朔  
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



